

岭
南
遗
书



正

續

夔

駸

四

道炎三十卷
南漢伍氏開
離

弁言

自正學不明世之學者竄句游心於諸子百家之中獵取新奇以爲詞章之助其於傳道之源流立身之本末概弗深考閒有沈潛好古之士又往往爲箋疏訓詁之學紛紜同異而不得其歸莫適於用宋儒出而廓清之爲之別是非辨純雜而正學始昌論者遂謂孔孟而後至有宋直接其傳而他無聞豈自漢迄唐綿歷千載名儒碩學相繼迭出其閒獨無傳道有源流立身有本末足以衍孔孟之傳開程朱之統者哉蓋嘗思之道猶路也學猶涉水問津之人也水於天下無所不有人所得見者曾不當百分之一二卽或披輿地圖繙水經注得其從出與所經由歸宿之

處曰吾已盡知天下之水識者且羣起而笑之人之於學也亦然專固之家識支流之一二者也泛濫博聞之士披圖挾筴而自謂窮盡天下之水者也自非親履而目擊之烏識天地之大全乎夫所謂正學者非徒以其學而已必將合其生平而斷之歐陽子所謂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三者備而後可以肩斯道之任執是而求之漢以後之儒寥寥無幾然亦未嘗絕也聖言不遠大道自在人心以古人之書退而求之吾心之理如月之印川無少欠缺但令坐而言之卽起而見之行事安見正學之真難續哉粵東交甫陳先生博極羣書旁搜遠紹因品藻自漢迄唐之人物擇其學有本源行與道符者凡若而人旣約錄

其事蹟復申以論斷名之曰正學續凡欲以破拘儒之論維大道之傳使不至於以僞而亂正復不至於有體而無用觀其取舍進退閒厥識卓矣厥功偉矣世之學者得是書而反覆尋究之以之立身行己必有法度一旦立朝廷之上必能尊主庇民興禮定樂爲國家致太平所謂傳道有源流立身有本末者皆於是乎在顧余謂五經四書正學之源也如集中所載皆分聖人之一支一派而不詭於正者也至宋儒則又由委溯源以探其歸宿者也其授受師承與夫性情事業各不相同而揆以正學之旨則軌轍自合得其旨則支分條析皆可以悟天一生水之大原苟拘其成迹而不能相通則亦輿地圖水經注而已矣於心

目閒何有然則先生是書乃正學之津梁特不可爲未忘
筌蹄者道也余不及見先生相從質問幸先生之嗣君瀚
爲余門下士因得盡覽其書而爲敘其崖畧如此至於先
生以第一領鄉薦有不愧科名之目今令嗣亦如之正學
一燈幾絕復續天欲昌其書於世先自其家始嗚呼夫豈
偶然遇合哉時康熙戊戌夏五年家眷弟海寧陳世倌題
於燕山旅舍

正學續序

自道生天地萬物聖人起而修明之要使之歸於正而已矣是道也上以是感下以是應三綱明而九法立政教一而風俗淳三代盛時不患其不正也迨其後諸侯大夫出而亂之夫子本六經以教天下垂萬世至孟子而其變更深其懼滋甚故曰息邪說正人心楊墨之害比於洪水猛獸是天地閒不可一日無正道尤不可一日無正學正學者所以衛正道也伊川先生之論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氏沒聖人之學不傳蓋舉其大而言之天地之氣化剝極而後復蘊蓄閉塞至於久久以成濂洛關閩之盛耳不善會者遂疑自漢迄唐聖人之道幾於熄滅學聖人之

學者幾於絕響將千百餘年之間惟是黃老之虛無佛氏之糟粕刑名雜霸之紛紜橫流充塞而莫可救正是乾坤何等時哉而要無是理也嶺南陳子褒輯漢唐諸儒得二十有七人或以著述稱或以功業傳迹雖不同而同歸於經學遂名之曰正學續其列傳之文則約取司馬子長班孟堅范蔚宗并晉書南北史新舊唐書存其精純去其駁雜而終以己之論斷發前人所未發理足而氣自隨曾南豐朱考亭論事說理之文不是過矣余往在京師卽聞先生之名知其潛心積學者已久後履任新寧造先生之廬訪以政務凡所以教者皆諳合時宜切中流弊誠可坐而言起而行者乎又手此編以示余余愧不敏自承乏下吏

案牘之勞日不暇給不能時時親炙先生旣其清誨雖讀其書豈能盡獲其旨雖然先生以第一人舉於鄉令嗣又爲解首修之於家獻之於廷先生之學將大行於時先生之文雖懸之令甲可也豈俟余一人之言哉時康熙歲在壬寅孟秋曲阿年家弟姜朝俊頓首拜撰

正學續後敘

自孔子刪述六經垂訓萬世千有餘年宋諸儒起而傳註
出闡明道妙百家皆廢盛矣哉暴秦烟銷詩書灰燼天不
欲亡大道使漢初諸儒旣壽且康口以授之竹以紀之六
經亡而復存周禮一書有周一代典章於是乎在向無河
閒女子則幾乎斬矣千載下雖有周程天授張朱博聞其
孰從而考之故余謂漢唐諸君子相師相授使經學不至
於亡皆大有功於刪述者也况諸君子中有矯矯不羣若
照乘之珠光輝前後可法可傳若而人者稽其品忠信廉
潔足以治心履方蹈矩足以善行明達治亂足以從政曉
暢軍務足以定亂惠愛周流足以子民守正不阿足以自

立而有時采西山之薇以明節不事王侯以明高不長君
惡以免戾類能以其所學見諸躬行措諸事業後之儒者
講習雖勤弗適於用遠不逮也世乃以訓詁不密少之豈
誠知人善論世哉左史公穀漢廷尊之爲經人習其書故
得崇祀廟廷其實非經也傳也漢書諸儒之治經作爲傳
註其亦有可比擬者乎今讀毛公大小序十五國之治亂
有周一代之廢興瞭如指掌非毛公而詩亡矣厥後匡之
說詩能解人頤其精思縟論必有以過人者而今竟無之
他如后蒼戴慶之說禮田何施孟之說易伏生歐陽之說
書胡毋生董子之說春秋鄭康成之箋註諸經豈盡拘牽
文義而絕不一存何也有明集諸儒之說爲四書五經之

全善矣究其所集皆宋人緒論漢唐諸大儒以其實踐垂諸簡策則絕無之何阿其所好至是與先生穎悟天生髫年卽志道德導以捷徑不由啖以利祿不顧自樂其樂無求於世登庚午榜首幾四十年無有識其面者懼白沙之道之將傾也集語錄一通以詔來學閉戶著書爲詩文辭盈几累牘不事浮華歸於大雅足以明道而止不躡宋人道喪千載之說檢搜全史得漢唐大儒二十有七人人立一傳述其學之所由來行之所造極加以論評名曰正學續續者何續孔孟也曷喪焉是書成使百世下諸儒先身沒而名不彰道不顯一旦重開生面如聞其語如見其人先生有功於諸儒亦卽有功於刪述經濟學術因是可窺

見一斑豈不偉哉第不知漢唐諸儒先之說尙有存否願
先生廣其搜羅拔其精粹爲五經大全補一書以塞有明
之缺憾俾後生小子卒業焉庶幾其不蔽於近乎丙午初
冬官涪門人周陳鼇謹識

正學續敘

學以行道也學正學所以行正道也道生天地而行乎天地天地不能離道則麗於人人亦不能離道而聖人之道
悻悻不行於後世者非聖人之道之不可行也氣運有盛
衰教化有醇雜自古禮廢古樂壞井田封建之制失而黨
庠術序尙賢絀惡之具循名失實雖有賢君哲相希蹤往
古亦祇因時度勢潤色典故終不能改絃易轍而更新之
夫仁義道德之行於天下優游漸漬非如申商桑孔可按
期取效也出之者非忠信誠篤以身設教縱有良法豈能
淪浹人心而執古道以施當今格格然如園鑿方柄之不
相入不得不就於因循苟且之爲而儒生咕嗶所謂窮經

致用者皆塵羹土飯紙上之空言而已矣挾書律除漢儒
掇拾舊聞修補章句行事得失輒援經義以相證其時弊
在各執一說而不能相通自當塗典午以至五代李唐厭
註疏之繁雜務觀大意而浸淫於佛老波蕩於詞章其時
弊在學尙圓通而莫知所守宋儒之譏所自來也夫聖人
之道天道也治本也時有隆污三綱五常之理未嘗一日
不在天下見淺見深識大識小莫不有聖人之道行乎其
間但毋索之渺茫毋失之膠固毋支離煩瑣分門別戶以
自生淆亂雖質有敏鈍性有剛柔出其所學皆足以匡主
庇民正人心而厚風俗而豈其迂也余少時常閱宋明儒
者彈駁漢唐之說心竊疑之以爲聖賢之道如日月麗天

遺經具在豈自漢至唐一千年好學深思得聖賢之旨者
僅一二人而止意讀史者不深考也蓋史所列儒林皆箋
疏校讐之學不核品行此史家一例而求道學於史冊者
僅取之儒林傳中而不考究全史故多遺也歲丁亥雲間
隱君張北山採錄儒書至五羊余閒過訪而壯其志庚寅
張君緘書屢質因得觀所集道傳儒林二刻自周迄明凡
數百卷大畧本近世理學宗傳學按學統諸書而廣之其
意在蒐羅近代故於明儒特詳漢唐太畧蓋沿宋人道喪
千載之說而所載漢唐儒者皆取之儒林列傳中所載語
錄亦過於汗漫惜鏤刻幾半重易其成而余有羅浮之行
遂不復再晤年來僻居乘暇因搜討史乘自漢至唐編傳

二十有七贅以所見爲書四卷名曰正學續此前人未輯之書管窺蠡測聊引其端非謂舉其全也然世有嗜古通人志聖賢之學者會萃儒書以備大觀則於吾是編必將有取焉取其續正學於不絕也續正學所以續道也唐續晉晉續漢聖人之道行於天下未嘗絕也屏漢唐則道絕矣道豈有絕哉其序述之由去取之故與時代風尚儒術興替畧書於端使覽者得以考余言之得失焉澤農遇夫

序

論畧

道學之傳肇於羲易而馬遷史記自黃帝始孔子刪書斷
自唐虞傳信也其可信者傳之其不可得而傳者則亦莫
得而傳之也百家所紀不可勝書搜而譜之則班氏之人
表也或失則誣必以六經孔孟所稱述者爲宗則稱述所
不及者未必無聖賢也其及者則既言之矣或失則固至
於評高下較長短以數千年以下之心思學識執古人片
言半語進退數千載以上之聖賢蚍蜉之撼恐不免也贅
語贊揚強作解事更無庸矣

自七十子之徒以至思孟以迄於秦策士縱橫蛙鼓蚓吹
異端交作而荀卿之學傳於李斯不待秦火之焚而知聖

學之熄也其時以六經爲學者如檀弓之禮左氏公羊氏
穀梁氏之春秋及公明儀樂正子春之屬見於著論學士
家類能言之若其行事皆不可得而考也故敘述諸儒特
自漢始

兩漢特重經術其以經學名者漢書中多表而出之不畧
也下逮魏晉南北朝釋道日熾儒教舛雜而通經之士未
嘗不取重於世其傳受源流皆可尋考故得於經術中核
其品行其非深於經學得聖人之意者雖勲業滿天壤奇
節高一世不漫錄也至唐則學愈雜史亦不復紀而學之
所自來則從本傳中考其所言所行與生平著述及見稱
於當時後世確然聖人之徒奉六經爲依歸而不入於俗

學異學者列之疑者闕之或附見於跋此集中去取之大畧也

子長作史記多本國策孟堅作漢書全載史記蓋史以紀事取其傳信無抄襲之嫌也第史書與儒書不同史書鑑事勢成敗特重經濟儒書存聖賢道統特重學術故行必衷諸經義言必發明聖教訂訛補缺以承先著論立訓以啓後致君必本於王道立身必謹於進退達則正學校以育人材窮則授門徒而化里閭此儒者分內事必謹書之至於經世安民事關軍國見危授命志在忠孝必屬名教大節乃備舉其詳若夫綜核世務因事就功餘才小技史所載者或從節畧非竄易古文以自見體裁故自應爾此

集中敘述之大畧也

續者續其絕也絕者續之其不絕者可無續也昔人謂道喪千載道絕矣故續之至宋則濂洛關閩諸夫子溯性天之源本探經傳之奧窈一言之惑辨之累牘而不窮一字之微析之千言而未已倘得繼石渠虎觀集羣言而折衷之則理學之全書也若剿襲宋史遺文以較短量長則非固陋所敢任矣故論定諸儒至唐而止

是書不曰道傳道傳者帝王師相見知聞知之目不可僭也不曰儒林儒者統名君子小人皆與焉且史例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其正學也夫學得其正而道屬焉矣

後世七儒之說游俠之儒國法之所禁也放達之儒禮教所不取也智數之儒有正有譎事功之儒有義有利文史之儒有醇有雜若史書之所謂儒林則皆章句之儒也以傳正學其道德之儒乎

易書詩古經也春秋孔子所作皆全經也故宋儒以配皇帝王霸言世之變道之用不出乎是而不及禮樂蓋王者功成治定而禮樂作質文繁簡三代異宜非一定之制也然理有本原道貴盡善故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禮之儀節樂之聲容可損益也其本原則不可易也治經者合禮樂而爲五分禮樂而爲六言禮則三禮具焉經置博士而皆兼通孝經論語孝經論語不

立博士統於五經而已初漢時五經經各數家歷魏晉南北朝疆土分裂不相通各因其地以習其師傳其時經師講授或自出義疏或轉相祖習章句好尚亦多不同唐興孔穎達等考校羣言自是王氏易毛詩孔書專行餘經多宗鄭氏而諸家之學漸失遂偕三禮三傳爲九經之學而孟氏仍列子書儒家類至宋始列孟子於經表禮記之大學中庸而出之而王介甫復廢春秋排之者又欲廢周禮明初遂以大學中庸與孔孟別爲四書而以易書詩春秋禮記爲五經儀禮周禮皆廢而古傳註亦廢於是好古者復有十三經之學十三者九經之外列孝經論語孟子而附以爾雅爾雅訓詁之書不當列之經而取之者以其上

古之書不可遺也而傳疏亦宗古註好學者備觀而已著
爲令以取士則書取蔡春秋取胡詩易四書非朱註不取
也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
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
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古人以經爲學自正
心修身以至治國平天下皆出於此漢初諸儒猶存此意
降自後世所謂通經特晰其理而已非古人窮經致用之
學矣

楊中立有言聖人以爲尋常事者莊周則夸言之如逍遙
遊養生主曲譬廣喻張大其說論其要則逍遙遊乃子思
所謂無人而不自得養生主乃孟子所謂行所無事而已

龜山真是善讀諸子見聖人之道之大百家騰躍終入其中也後之學者不知聖道之大而自小之一字之偏指爲詬病朱陸異同之辨吹毛索瘢爭詰不已成宏閒吾鄉陳白沙先生世指爲陸學時江西創復白鹿洞書院方伯使者以書幣敦請爲學者師固辭不往人多疑之吾觀後來明儒學術之裂門戶之爭始知白沙不以講學自居不以議論強人聽從誠深識也自薛胡諸公與陳王異派迨其後也各標宗旨祖薛敬軒者爲河東學祖吳康齋胡敬齋者爲崇仁學陳湛之徒爲白沙學甘泉學王陽明錢緒山王龍谿爲姚江學浙學流派漸多遂有江右學泰州學三原學南學北學楚中學閩粵學止修學至萬厯之季顧涇

陽高景逸爲東林學附者尤衆而攻者蠡起遂成朋黨梯
怨階禍可勝惜哉胡今山謂明儒厭宋人訓詁支離標宗
旨以爲的其弊尤甚於訓詁此語最當愚意宗旨之說原
從講學起見如今學究先生講科舉之學每章標一大旨
使講者不致散漫聽者易於貫串耳而執此爲入德之門
則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其誤實甚矣夫道一而已自小學
以至大學經訓具在可考而知有何宗旨祕傳所以三王
之世上無異教下無異學而治化大行夫學術者治術所
從出也必道德一而後風俗同自春秋之衰以至戰國先
王之教廢人自爲說家自爲書以故老莊楊墨管商申韓
鄒列之徒各出其見以亂天下而天下遂大亂夫知愚賢

不肖資稟不齊聖人約之以歸於中患其不合耳烏有患其不分而析之使分哉莊周有言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漆園先見反出吾儒之上可慨也夫明儒醇駁有史館在非草茹所敢議

東粵遐方僻土士子憚遠宦自古已然郡國志又殘闕史冊所載文行寥寥漢建武中封川陳公元以經術通儒紀於漢史孝和時南海楊公孚學行足相配而尤以才著卽唐許渾所謂河畔雪飛楊子宅者也唐則曲江張公九齡日南姜公公輔連州劉公瞻皆公忠鯁直爲賢宰相而著述經書則有劉公軻自五季至南宋人文日盛而崔公與之其最也集中於漢唐附陳劉二公蓋志其所知竊比闡

幽之義而復附宋崔公於後者以宋史不列崔公於理學而理學諸賢於撥亂濟時忠誠許國鮮如公比故特記之見實理學自有實經濟且以闢有明陳湛邱楊諸君子之先知吾粵學術淵源其來有白云澤農又書

傳目

卷之一

西漢

賈生誼

董子仲舒

兒氏寬

王氏吉

匡氏衡

龔氏勝

舍

卷之二

東漢

杜氏 林

鄭氏 衆

父興

陳氏元

魯氏 恭

丕

盧氏 植

趙氏 岐

鄭氏 康成

邴氏 原

諸葛氏 亮

卷之三

晉

虞氏 溥

賀氏循

范氏宣

甯

陶氏潛

北朝

游氏肇

李氏謚

郁

場

隋

文中子王通

卷之四

唐

王氏義方

楊氏 綰

陸氏 贄

鄭氏 餘慶

劉氏 軻

李氏 戡

附宋儒

崔清獻公 與之

正學續卷一

嶺南遺書

新寧 陳遇夫 交甫撰

西漢

史遷傳儒林溯遺經所從出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

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

燕則韓太傅嬰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

毋生於趙則董仲舒云蓋自孔子歿七十子之徒各

以所傳爲教思孟繼作又從而振起之故經戰國之

亂百家並興儒術絀而不用而學者守其師說悻悻

不絕也至秦燔滅經書聖學於是遂熄幸歷年無多

老生耆儒猶有存者好古之士得所考據旁搜遠摭

而諸經畢集聖道復明故漢初諸儒記誦拾遺皆有
功於聖門不可沒也所以遷錄儒林特取傳經而已
至孝武而後經學浸盛其時以儒學顯者多至大官
而班氏亦緣遷例凡公卿大臣有勲業可紀或忠孝
循良節行及因父祖以見者雖從經學中來皆載別
傳不入儒林其列儒林者大率皆章句之學此亦史
體宜爾若溯聖學淵源以承先啓後則考訂全史始
無遺誤不當僅于儒林傳中取之也班氏西漢儒林
能自名一家爲世師者易則田何之後有丁寬丁之
後有施讎孟喜梁邱賀故有施孟梁邱之學讎授張
禹禹授彭宣故有張彭之學孟授焦贛贛授京房故

有京氏學京氏言災異儒者多非之以爲非孟學也
東萊費直沛人高相亦善易故有費氏高氏學然不
得立於學官書則伏生授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
授兒寬寬復授歐陽之子若平當龔勝鮑宣之徒皆
歐陽學也張生授夏侯勝及其從兄子建故尙書有
大小夏侯之學周堪王吉皆勝學也張山拊李尊等
則建學也孔安國則自爲古文尙書詩魯則申公之
後有韋賢父子王式薛廣德龔舍齊則轅固之後有
翼奉蕭望之匡衡師丹韓則有丞相蔡誼之屬毛萇
爲河間獻王博士善詩作毛詩序獨傳於世自高堂
生傳禮十七篇受之者瑕邱蕭奮奮傳同郡后倉倉

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傳戴德戴聖慶普故禮
有大小戴慶氏之學孝武帝善公羊春秋時胡毋生
與董生同業董稱之胡毋之後有嚴彭祖顏安樂專
門教授故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疏廣貢禹之徒屬
焉宣帝聞戾太子好穀梁乃立穀梁學瑕邱江公授
之初文帝時諸學未興丞相張蒼及賈生先善左氏
學而久未立其後翟方進胡常賈護陳欽劉歆等屢
以爲言至平帝時左氏始立而杜子春復傳周官學
此漢儒傳經大畧也然傳經雖同而見道則異按往
事以察情核遺言而考行則淺深醇駁無或混焉吾
於西漢得六七人曰賈生曰董子曰御史大夫兒寬

諫大夫王吉丞相匡衡曰光祿大夫龔勝附以光祿大夫舍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治左氏春秋年十八以通詩書善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才召置門下文帝初立以吳公治郡政爲天下最徵拜廷尉迺稱誼於帝帝召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皆以爲不及帝悅之超遷歲中至大中大夫誼建言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當改正朔易服色立制度定官名興禮樂迺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悉條奏之文帝謙讓未遑也然諸法令有所更定及列侯就國皆自誼發之於是天子以賈生才可任

公卿而大臣絳灌張相如馮敬之屬多沮之以誼年少初
學專欲擅權紛亂國事於是天子亦寢見疎出爲長沙王
太傅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
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
帝前席旣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也迺拜
誼爲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帝
數問以得失焉時經秦亂後典章燔滅天下新定將相大
臣多武人不知古學制度亡等誼知文帝賢主可以有爲
數上疏陳政事多所匡建其正風俗重廉恥教太子敬大
臣先禮義後刑罰諸策皆本三代王制以立言帝亦深納
之誼又言諸侯王國大權重難制而帝所封三子地僻小

宜大封梁淮陽以爲扞蔽及議封淮南厲王諸子誼又以爲不可至景帝時七國反賴梁扞之卒破七國而武帝時淮南厲王子兩國果反誼言皆驗誼爲傅數歲懷王墮馬死自傷爲傅無狀常哭泣後歲餘卒年三十三歲自漢興修左氏者唯北平侯張蒼及誼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公授清河張禹禹授尹更始至翟方進胡常賈護陳欽劉歆之徒轉相授受左氏之學遂盛武帝初立舉其孫二人爲郡守嘉最好學世其家

應氏有言居則翫聖哲之辭動則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此通儒也若能納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講誦而已無能往來此俗儒也若賈生

可謂通儒矣明乎三代禮樂制度之原熟於古今成敗得失之數鑿鑿乎如藥石之可以治病斷斷乎如五穀之可以療飢使賈生得用古治其可復乎論者以賈生於孝文交淺言深立談之間遽爲人痛哭不能優游漸漬深結絳灌以行其志此非深知生者蓋自周室旣衰王綱解弛下陵上替篡奪相尋陵夷至於戰國邪說並興仁義充塞鞅斯之徒流毒天下暴秦因之蕩滅古法而壞亂極矣高祖不悅詩書事不稽古武臣悍卒星列碁置上猜下疑反者四起宗室支庶圻同亡等強者鑄山煮海招納叛亡弱者不能自存寄命母后之手富商大俠刺客姦人勢傾王侯

犯禁亂法及呂雉司晨將相束手維城夷滅非種擅
兵漢之不亡者幸耳所謂厝火而置積薪之下火未
及然因謂之安者此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可以有爲
之時亦不常得值孝文賢明求言如渴四海粗安國
家無事於以立制度興教化時哉不可失矣此賈生
之所以汲汲也夫絳灌當國亦非若後世權姦妒賢
嫉能以自封殖者特以木彊武人不知古學天性固
然方高祖以國事委蕭何何文法吏所知者句稽簿
書刑名錢穀之事以律令繩檢相維繫曹參繼之守
而不失孝惠時欲有所建明以詰參參對曰陛下自
審與先帝孰賢帝曰朕何敢望高帝參曰陛下以臣

與先臣何孰賢帝曰似不如也參頓首曰先帝與何
立法臣與陛下遵而行之不亦可乎孝惠以爲然蓋
奉爲成憲久矣彼絳灌何知以爲高帝之聖蕭曹之
賢所規立如此今雒陽少年一旦紛紛然改正朔易
服色變封建創學校更其禮而改其樂盡廢先朝之
成法而新之其目爲擅權生事固無足怪設當時大
臣有如陸賈之稱說詩書謂事不師古可以苟安日
前不可曠日持久秦滅古法二世而亡三代之制循
之則治反之則亂以此啓悟君相吾知孝文信之益
堅而絳灌亦必怡然心折也在賈生則安能強之使
信且從士君子學古行道合則留不合則去若優游

漸漬上結其君下交其大臣以冀得志此戰國游說
士與後世希世巧宦者之所爲而豈所望於賈生哉
噫賈生之不用天也懷王文帝愛子誼傳之帝數問
以得失其入爲公卿固易帝未嘗不亟欲用生生
未嘗以不用自棄也懷王墜馬遂致天絕賈生爲傅
無狀哭泣自傷發於至性所不能已王介甫詩曰梁
王自墮馬賈傅至死悲古人事一職豈敢苟然爲烏
有受人愛子之託不能維持保護以殞於非命而漠
然不介懷此人情也哉至於修短自有天數以顏子
之樂而亦早天命也非哭泣之過也賈生旣歿孝文
亦崩七國發難幾亡天下孝武嗣之窮兵黷武桑孔

聚斂盜賊蠭起戾園之變京師流血至於孝宣號爲
英主而專任文法刻察寡恩元帝以爲言孝宣曰漢
家自有制度本以霸道雜之奈何專用儒教因歎曰
亂我家者太子也從此遂爲故事不可復返矣漢初
雖經秦亂然去古未遠其大臣多篤誠厚重其儒者
多質實淳固其耆艾亦多知古義而可與爲善治以
孝文賈生之賢明綱紀其政王道其庶幾而卒不能
也志古之士未嘗不爲之痛哭流涕長太息也賈生
言學大意以性體虛明爲本以神明性命存乎所生
之內而仁義禮信乃所以接於人合之書詩易春秋
禮樂令人緣之以自修此於近世講學宗旨不必其

盡同然當漢初傳經諸儒未有於性體中尋取本原者而又不涉於黃老虛無之旨可謂豪傑之士無待而興者矣劉歆有言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不其然乎

董子名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親策之三董子具對其畧曰臣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彊勉而已

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效者也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禮樂教化之功也及至後世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而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

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
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之不可任以治世猶陰
之不可任以成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
吏治民毋適任刑之意與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
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
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
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
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
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天地之間被
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
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今陛下行高恩厚知明意

美愛民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刑罰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又曰秦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憐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

其材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
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
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
士可得而官使也又曰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
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
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
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
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人有父子兄弟之親出
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燦然有
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明於天性
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

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
謂之君子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臣聞衆少
成多積小致鉅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
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
者著此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
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
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響
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
日亂此寢微寢滅之道也臣聞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
之道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
不起之處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道之大原出於天

天不變道亦不變然而臣竊有怪者夫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安所謬戾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

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
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
從矣上覽其對用爲江都易王相王帝兄素驕好勇董子
以禮義匡正王敬重焉久之問曰越大夫泄庸種蠡謀伐
吳寡人以爲越有三仁董子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昔者
魯君欲伐齊問柳下惠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
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况
設詐以伐吳乎繇此言之越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
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

於大君子之門也王稱善董子明春秋災異推陰陽所以
錯行未嘗不中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
殿災常推說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往候私見嫉之竊其
書而奏焉上召示諸儒或以爲大愚於是下吏當死詔赦
之自是遂不敢復言災異時公孫宏治春秋不如董子而
宏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子以宏從諛宏嫉之膠西王亦
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宏言於帝使相膠西王王
聞董生大儒善待之以病免凡相兩國皆驕王正身率下
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
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朝廷每有大議常使使者就其家
而問之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始隆儒術及董生

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
皆自董生發之以壽終於家所著書皆明經術之意傳於
後世

董子仁義法曰以仁安人以義正我仁之法在愛人
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
正人弗予爲義人不被其澤雖厚自愛不予爲仁故
曰攻其惡不攻人之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歟自
攻其惡非義之全歟故自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
謂之賊求諸己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
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
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爲禮不敬也其言治

必以三代爲法欲限民名田以爲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君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悅從上至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率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武帝知董子之賢而不能用乃以爲諸侯王相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諒哉汲長孺之言乎董子旣致仕朝

廷每有政議輒遣廷尉張湯問得失於是作春秋決
疑二百三十二事所謂決事比也唐藝文志載決事
比於名法家董子高廟火災一對勸武帝果於誅殺
而決事比之書復與張湯相授受遂來後儒之譏謂
緣飾淫刑與策中任德不任刑之旨相反是不可以
不辨也自秦以來有刑官無教民之官任德不任刑
者天地之常經合德與刑言之也以春秋決事則春
秋爲刑書專就刑言之也合德刑而言則德爲治本
德而佐之以刑者治之本也專就刑言則法主於嚴
嚴而行之以寬者法外意也自公孫宏以春秋之義
繩下酷吏承風假責備誅心之說以恣深文遂專用

春秋決獄顧誅心責備亦義也視用之何如耳玉杯
之言曰春秋論事莫重乎志志敬而節具君子予之
知禮志和而音雅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君子
予之知喪非論心之說乎反是而行之則見知故縱
腹誹從此出矣又曰春秋爲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
也是故重累責之以矯枉世而直之矯者不過其正
弗能直非責備之說乎循是而甚之則吹毛索垢株
連蔓引從此出矣蓋儒者說春秋往往同一事而功
罪異同一詞而意指異燔貴而去不義蓋爲淮南武
安而言舉以爲例則不可訓而決事之書行以寧失
不經之意則無弊借聖經而深文巧詆此張湯罪也

非決事比之過也雖然吾讀董子書而更有疑也其
言曰漢繼周秦二弊之後承其下流難治甚矣又多
兄弟親戚之恣睢所謂重難之時此卽梁肉不能治
疾結繩不能理亂之意世以董子說春秋疑於操切
謂後人僞作余謂竹林諸篇洵公羊嫡派也精華曰
脅嚴社而不爲不敬靈辭父命而不爲不承親其峻
厲嚴切大旨類如此此與決事比火災對何異孰謂
繁露非董子書哉

御史大夫兒寬千乘人也治尙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
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爲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
經而鉏休息輒誦讀其勵志如此以射策爲掌故功次補

廷尉文學卒史寬爲人溫良儒雅以廉智自將善屬文口
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
而寬以儒生參其閒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爲從史之北
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有疑奏已再見卻掾
史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寬代爲奏奏成讀之
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才以爲掾上
寬所作奏卽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
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嚮學任
寬爲奏讞寬以古義決疑獄甚重之及湯爲御史大夫仍
以寬爲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悅從問尙書一篇擢
爲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旣治民勸農業緩刑罰慎理獄訟

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以聲
名自高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漑
田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
發寬以負租課殿當免民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
租繮屬不絕課更以最帝由是奇寬元鼎六年令諸儒采
封禪儀言人人殊寬曰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
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於經非羣臣之所能列唯天子
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帝乃
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之從封泰山還寬上壽以上元甲
子爲言後因造太初厯改元太初以正月爲歲首時太史
令司馬遷等言厯紀壞廢宜用正朔武帝詔寬等議以爲

宜用夏正從之於是始行夏時

唐人論文曰日光玉潔周情孔思此不可強而至亦非專求之於文也根源經術陶融心性貫通物理內可以修身外可以立事故吐屬英華積厚流光辭文旨遠聞者生其感被者輸其誠是以文章政治同出一原立德立言並非兩事此所謂文以載道學以經世也西漢盛時儒者猶見此氣象豈不彬彬乎游夏之選哉降自後世道德與事功分而爲二文章與政治亦分而爲二甚至政與刑又分而爲二道德事功分爲二故高談性命之士大率見爲迂疎闊遠而不足以圖功文章政治分爲二故詞賦翰墨之儔多人

於清流自喜而不諳於情事至政與刑分而爲二臨
民者惟知講讀律令以吏爲師舉上天好生之本先
王子惠之意與古聖人法外原情體恤民隱之深心
皆棄置勿復道弊有不勝言者矣寬以經術文辭受
知武帝史謂其以知自將觀封禪之對毋亦將順之
意多而蹇諤之風少乎然用儒術爲吏治行寬仁於
慘刻之朝可不謂賢哉世以張湯有後德在進賢進
賢固美事然能用寬爲掾其所貰減者亦多矣湯之
不陷於大惡未必非兒公之力也

諫大夫王吉字子陽琅琊皋虞人也治夏侯尚書兼通五

經能爲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當時傳齊論者唯吉名

家初舉孝廉爲郎遷雲陽令舉賢良爲昌邑中尉昌邑王
賀好遊獵驅馳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行日三十
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
惻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
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會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
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爲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
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後世思其仁恩不伐甘棠今
大王不好書術而好逸遊馮式搏銜馳騁不止朝則冒霧
露晝則被塵埃非所以全壽命之宗而進仁義之隆也夫
廣廈細旃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下及殷周考仁
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

徒銜櫪之間哉休則俛仰屈伸以利刑進退步趨以實下
吸新吐故以練藏專意積精以通神則心有堯舜之志體
有喬松之壽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思慕不忘
於宮館園池戈獵之樂未有所幸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
意賀雖不遵道猶知敬禮吉國中莫不倚重焉久之昭帝
崩亡嗣大將軍霍光秉政迎王入繼大統吉卽奏書戒王
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悲
泣而已慎毋有所發大將軍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
有過及棄羣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雖伊周無以加也今
帝崩亡嗣大將軍爲宗廟計而立大王其仁厚豈有量哉
臣願大王政事一聽之幸爲留意王旣到卽位二十餘日

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合漢朝不
聞知又不能輔導陷王大惡皆下獄誅吉以忠直數諫得
減死髡爲城旦起家復爲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博士諫
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
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
失曰陛下惟思世務將興太平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
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
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
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
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
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之失則天下

議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由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任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僞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銷恩愛寢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願陛下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敲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

條奏唯陛下裁擇其大畧言夫婦人倫大綱世俗嫁娶太
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天聘妻送
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列侯尚公主國人承翁主
使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
有章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又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驚
不通古今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故舊可厚以財
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尙方明示天下以儉古者工
不造瑇瑁商不通侈靡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其指
如此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琅琊吉少
從學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以啖吉吉
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

正學經卷一
令還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
婦復還其志操如此元帝好儒術初卽位遣使者徵吉及
貢禹吉年老道病卒上悼之復遣使者弔祠云吉晚年梁
邱賀說易令子駿受焉駿經明行修仕至御史大夫

志欲大而心欲小行欲方而智欲圓此先哲言也志
大故不就卑近之功以負所學心小故不爲矯激之
行以招世謗自守以正不易其操者方也知難而退
不辱其身者圓也是故雖不諱之朝亦有竄斥雖昏
戾之主亦有悟機君子不逆料時之不用而不言亦
不預計時之必我用而力於言用而可必則是明時
無棄士也逆料其不用而不言則是國亂無忠臣也

漢承秦敝以文法繩下更孝文之仁慈而不能變宣
帝察及淵魚以趙蓋韓楊之才而不能免一死路溫
舒所謂秦有十失其一尙存痛切乎其言之也王生
之規蓋寬饒曰三王之術各有制度君不務循職迺
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
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也蓋公不從遂及
於禍夫太古之事難聽之語此賈生所不能用之於
孝文者也吉迺欲用之於孝宣豈不遠哉雖然幼學
壯行不可舍以從也方吉事昌邑知無不言言無不
盡忠誠惻怛之衷溢於言表故以昌邑之淫縱而敬
禮不衰其中固有可以自信者不然吉之諫宣帝所

謂任刑法棄禮教在宣帝彊察之時真對症藥石此
與次公太古久遠不用難聽之語亦何以異乃條奏
所上不過崇節儉去驕僭數事淺畧言之以引其端
至於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則吉固不敢深
言殆有得於危行言孫之道故聞之者不怒而言之
者無罪也夫天下治本繫於人心風俗人心風俗之
得失在於禮義教化以先王之禮義教民則久安長
治而民志定取一切之權譎自任則朝移夕易而民
不知所從棄禮而任刑舍忠信而任權術所謂徒文
具而亡惻隱之實枝葉未有害而本實撥矣此正儒
者之至言亦當時之急務豈迂也哉道之不合潔身

而退謂非大雅君子乎世以吉仕蜀時過九折坂畏
其險叱馭而返蓋小心畏慎有舉策數馬之風而柔
而能正不貶道徇世則儒者所難而史復紀其每當
遷徙囊衣以行而服用皆具故人謂王陽能作黃金
作黃金者東野俗談耳而論者且疑爲徼名矣陽豈
徼名者哉人固未易知也

丞相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父世農夫至衡好學治齊
詩家貧傭作以供資用精力絕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
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爲太常掌
故調補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不宜
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邱賀問衡對詩諸

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精習有師道宣帝不甚用
儒遣衡歸官而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宣帝崩元帝卽位
史高以外屬爲大司馬領尙書事望之爲副望之名儒有
師傅舊恩天子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高所善長安
令楊興說高引經學名儒以自重因薦衡高然之辟爲議
曹史言於上上以爲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時有日食地動
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言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
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
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
俗貪財賤義奸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苟
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臣愚以爲宜一曠然大變其

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
公卿大夫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
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此明王之所以不嚴
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
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
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今俗吏之治皆不本
禮讓而上克暴或伎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
者衆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夫教
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
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
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此教

化之原本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宜遂減宮室省靡麗考制度修外內近忠信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宏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遷光祿大夫太子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又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

幸寵逾皇后太子衡復上疏言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
用心蓋受命之主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
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嗣位思述文
武之道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
歆享鬼神祐焉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
邪未禁者殆論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
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
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
也願陛下詳覽統業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
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
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

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
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
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
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
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
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
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
原性情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
興莫不本乎室家衰莫不始乎閭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
際別嫡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隄尊新不先故其尊嫡
而卑庶也嫡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

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
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
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
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
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衡爲少傅數
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言多法義上
以爲材任公卿由是遷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韋
元成爲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初高祖時令諸侯王
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爲太祖廟景帝尊孝
文廟爲太宗廟至宣帝復尊孝武廟爲世宗廟行所嘗幸
郡國各立廟焉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

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永光四年迺下詔先議罷郡國廟丞相元成等議曰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以爲宗廟在郡國宜無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議宗

廟之禮元成等奏王者始受命之君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周所以七廟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臣愚以爲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大司馬許嘉等以爲孝文帝除誹謗去肉刑德厚澤博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爲孝武帝改正朔易服色宜爲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又以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元成等復奏迺下詔以高帝爲太祖孝文爲太宗孝景爲昭孝武爲穆孝昭與孝宣皇帝俱爲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明年元成復言

古者國君之母非嫡不得配食薦於寢身沒而已今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皆奏可及元成卒衡爲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以爲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天下之心非爲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可止毋修皇帝祇肅舊禮尊重神明卽告於祖宗而不敢失今皇帝有疾不豫迺夢祖宗見戒以廟皇帝悼懼卽詔臣衡復修謹按

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義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爲本閒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爲不樂是以不敢復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墜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福佑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開賜皇帝眉壽無疆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謝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於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閒歲

而禘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爲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閒祠皆可亡修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子孫本支陳錫無疆誠以爲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迺敢不聽卽以今日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

之序定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迺有不能共職之疾皇帝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爲禮不得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

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
今皇帝尙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
復以爲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以
奉先祖皇天不佑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無所依
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迺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
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羣生
百神有所歸息諸廟皆同文久之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
罷寢廟園皆修祀如故唯郡國廟遂廢云元帝崩成帝初
卽位衡復上疏勸戒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未有游虞
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
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

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

以章人倫蓋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享下之顏也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上敬納之衡乃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案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孝惠孝景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頃之衡復與御史大夫甄譚奏正南北郊曰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卽陰

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
帝居甘泉宮卽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
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
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阨陬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
舟楫之虞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
民行危險之地以奉神靈而祈福佑殆未合于承天子民
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鎬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
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
可徙置長安願與羣臣議定奏可衡又言王者各以其禮
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鄜密上下時本秦
侯各因其意所立非禮所載也漢興之初議制未及定卽

且因秦故祠復立北時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時高帝之初禮儀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由是皆罷明年上始祀南郊赦奉郊之縣及中都官耐罪囚徒是歲衡復條奏長安廚官縣官給祠郡國侯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請皆罷奏可初元帝時石顯用事至是衡迺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并及黨與於是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勢作威福不以時白奏行罰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

義旣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
之徒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慙懼上疏謝罪因請病乞骸
骨上報曰君以道德修明先帝委政遂及朕躬遵修法度
勤勞公家今司隸校尉尊妄加非於君君何疑而上書歸
侯是章朕之未燭也因賜上尊酒養牛起衡視事然羣下
多是王尊者衡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輒疏讓位上
屢以詔書慰撫不許久之子昌爲越騎校尉醉殺人繫詔
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事發覺衡免冠徒跣待罪
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司以國界事奏衡專地盜土
衡竟坐免爲庶人終於家自衡坐事免官爵衆庶多言不
當變動祭祀者上以問劉向向對以國之陳寶舊時神祇

感應誠未易動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有遺咎上
意恨之後以久無繼嗣乃令以皇太后詔有司遂復甘泉
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祀陳寶祠在陳倉者天子復
親郊禮如前又復長安雍及郡國祠著明者且半後谷永
杜鄴相繼言之屢毀屢復訖於哀平

漢儒深於經學者自董江都之外無如丞相衡今讀
其疏皆政教之本修省之要也元帝寬柔尚儒改孝
宣之綜核論者或是之而衡戒其變祖制成帝恭默
新政未有他過而戒以慎妃匹厥後孝元懦弱而國
衰成帝溺愛致禍深識遠慮皆非章句之士所能及
宋儒譏衡相業無可稱亦責備之過論衡之啓沃格

非陳善納誨卽程朱人告亦何以加若以相業相程則三代以下典章非古上鮮聖明事多牽制朝成夕易雖有善者不過因事就功何相業之可言如以相業言則八政食貨而外莫大於祀漢興厯世八葉厯年一百八十以至孝元而祀典紛雜不經事孰有急於此者自韋貢發其端衡肩其任力排衆議以定國是舉累朝矯誣濫祀而釐正之質鬼神而無疑可謂信道不惑者矣夫學唯識見素定而後不苟且以徇人劉向博學多聞漢臣無出其右乃惑於鬼神靈爽之說以誤人主復隳已成之功豈漢祚將傾故使人神雜擾不得歆順祀乎然足以見儒者格物窮理之

淺深而學術之醇駁亦從此可判也世祖中興立四世親廟自春陵節侯至南頓君論者以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以代相推應繼體元帝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並列於禮不合乃更令以宣爲祖元爲父親奉祠成帝以下則有司行事而別爲南頓君立皇考廟上至春陵節侯羣臣奉祠竊以世祖中興漢祀旣絕而復續與入繼大統者不同故追王南頓而別廟於禮爲當而上毀成哀使有司行事則不可成哀君也以昭穆名分上毀其君可乎自秦以來古禮不復東漢雖崇儒術然信聖經不如信圖讖儒生縱有所見亦畏觸忌諱莫敢正言孝章以漢

禮未定言人人殊獨詔曹褒定其儀注褒迎合上意
多雜讖緯諸博士爭攻其失而帝不聽及孝和立太
尉張輔尚書張敏奏褒擅改漢禮宜加誅戮奏雖寢
而漢禮竟不行噫國之大事唯祀與戎禮意深遠矣
不有君子其孰正之乎方元帝時韋元成爲相石顯
用事朱雲上疏劾元成容身保位雲因得罪及衡繼
相卒亦不能退顯及相成帝乃追條顯罪反以獲累
爲世所譏而班史直儕衡於張禹孔光諛臣之列豈
不冤哉吾觀衡疏中每告以近中正遠巧佞審已所
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
當親者疎當尊者卑則巧佞之姦因時而動其意未

嘗不在石顯也而卒不敢直斥其姦豈所謂默足以容者乎然居高位而道不行所以不免當時之譏也大抵西漢人士類多謹厚持重自宣元以來經術之士相繼升朝然求如蕭太傅鮑司隸劉向朱雲之慷慨激烈果於自任者不可多得也若二韋二疏二平師丹彭宣何武諸公大率皆重厚醇謹不輕言人過此士習固然未可與阿諛諂佞者例觀也彼張禹孔光豈其儔匹身為帝師榮寵無二思爲子孫富貴長久計彌縫王氏使漢社爲墟儒術至此尙忍言哉初顯旣殺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已以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於帝厯位九卿禮事之

甚備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皆此類也貢
禹淳固篤實亦古之遺直然受顯之薦其於去就之
義不能無憾若衡則未嘗黨比也衡晚年屢疏求退
帝固留之亦非懷祿貪位者特以子不肖故獲戾而
有司復以侵盜國界罪衡意疆界錯誤衡或不知或
主吏知之而不言耳然亦不能免於失察之咎與不
能教飭子弟皆年耄智昏所致所以君子貴自強俛
焉孳孳而一息尚存不敢以少懈也 韋賢字長孺

魯國鄒人質樸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
授號稱鄒魯大儒嘗授昭帝詩昭帝無嗣霍光立宣
帝賢與謀議又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爲丞

相封扶陽侯居位五年以老病乞歸丞相致仕自賢
始少子元成復以明經歷位至宰相故鄒魯諺曰遺
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元成爲相七年守正持重不
及父而文采過之 彭宣治易官大司空王莽秉政
上疏乞歸 師丹字仲公琅琊人治詩元帝末爲博
士免建始中舉茂材復補博士丞相御史舉丹論議
深博廉正守道徵光祿大夫建議欲復井田不果行
成帝無子立定陶王爲太子以丹爲太子太傅哀帝
卽位進大司空封侯初帝在藩邸以王氏權太重及
卽位欲強主威多所裁革丹以先帝付託之重踐祚
伊始未宜輕改舊政上疏諫已而進用丁傅私親復

爲傅后稱尊號又爲定陶共王立廟京師丹以爲非
禮力沮其議帝滋不悅附會者因讒毀之奪官封平
帝立王莽隳共王廟諸附丁傅者皆得罪乃復丹封
爵如故

光祿大夫龔勝字君賓與龔舍俱楚人世稱兩龔勝通五
經受歐陽尚書爲郡吏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補
吏再爲尉一爲丞輒至官迺去州舉茂材爲重泉令病去
官大司空何武薦勝哀帝自爲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爲
諫大夫勝居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
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太奢刑罰太深賦斂太重
宜以儉約先下其言大抵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爲大夫二

歲餘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復爲光祿大夫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繇是逆上指後歲餘以中朝廷議與博士夏侯常爭言不敬貶秩一等出爲渤海太守勝謝病不任之官積六月免歸上復徵爲光祿大夫勝常稱疾臥數使子上書求退會哀帝崩王莽秉政勝復上書乞骸骨於是王莽依韓福故事遣勝歸韓福者昭帝時以德行徵至京師不願仕賜策書束帛遣歸令修孝弟以教鄉里行道舍傳舍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長吏以時存問常以歲八月賜羊一頭酒二斛不幸死者賜複衾一祠以中牢云故莽倣以禮勝勝旣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禮莽旣篡遣五威將帥

行天下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卽拜勝爲講學
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
友祭酒卬綬安車駟馬迎勝卽拜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
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
以上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入立門外勝稱病篤
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挹紳使者入戶西行
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卬綬內安車駟馬進謂
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爲政以安海內勝對
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
無益萬分使者以卬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爲上
言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迺發有詔許使者五日

一與太守俱問起居使者爲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強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終不見聽也卽謂暉等曰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且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因敕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而卒舍字君倩亦通五經以魯詩教授勝爲郡吏舍不仕久之楚王入朝聞舍高明聘爲常侍不得已隨王歸國固辭願卒學復至長安以勝薦徵爲諫大夫病免復徵爲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者卽楚拜舍爲泰山太守舍居武原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

印綬舍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便道之官數月上書乞骸骨上徵舍至京兆東湖界固稱病篤天子使使者收印綬拜舍爲光祿大夫數賜告舍終不宥起迺遣歸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卒勝卒時年七十九使者太守臨斂賜複衾祭祠如法門人衰絰治喪者百數勝家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忠孝者身名之根柢出處者德業之門路根柢立而後可以興行門路正而後可以程功大德踰閑則雖勲業蓋一世才智高天下而不能釋終身之愆是故取士重節操而學術貴務本難進易退可以觀其始矣死生不惑可以觀其卒矣天降喪亂君子道消雖

有賢智莫能解免子雲之於莽荀爽蔡邕之於卓文
若之於曹皆以雄偉非常千百庸衆之材不能早自
決擇以失其身遺千古之恨不大可惜哉或譏勝不
能遜世絕跡故以高名自累此膏煎蘭燒史氏之謬
辭耳窮經致用固儒者分內事遽便絕人長往哉史
又謂其持論矯激好立異同如苛繩王嘉此儒生偏
執之見則誠有之然不可以是掩其大節也當是時
如鮑宣何武皆名儒不附王莽亦爲莽所陷雖然司
隸之剛猶或疑於過涉也若勝始則儉德辟難見大
烹而思退終則致命遂志蹈西山而不悔始終兩無
憾矣 鮑宣字子都渤海人好學明經哀帝時丁傅

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上書極諫言多切直帝以宣名儒常優容之後以摧辱宰相孔光事下廷尉獄博士弟子王咸等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諸生會者千餘人遮丞相道自言又守闕上書乃減死一等髡鉗平帝卽位王莽案誅直臣不附己者宣繫獄自殺 何武字君公蜀郡人治易舉賢良方正爲刺史行部必先卽學官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而後及吏事以爲常哀帝卽位爲大司空時王莽從武求薦舉武不聽及莽專政陷以法下獄自殺武仁厚有德量不記人過所至亦無赫赫名去後常令人思尤好進士獎人之善世以此多之

卷一

王學讀卷一

王學讀卷一

三

粵雅堂校刊

正學續卷一

譚瑩玉生覆校

正學續卷二

嶺南遺書

新寧 陳遇夫 交甫撰

東漢

道不可以不言不言將湮塞道不可以多言多言將
晦惑五經初出時土蝕蠹穿脫文斷簡至不能句讀
宿儒老生記傳遺錯見聞寡陋無所考證精意微言
揣摹臆測而疑詞滯義固往往有矣當是時常患其
言之少迨其後羣書畢集一經之中又分爲數家經
置博士弟子員勸以官祿自是傳業日衆兩漢盛時
太學生徒動至萬數郡國黌舍皆滿其學於山澤者
所在列市肆焉升朝者以辨難相高未仕者以著說

見長大師徒衆至千餘人一經說至百餘萬言而章句之學苦其多矣饒饒之徒各習其師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遂至彼此分爭互相訾詆雖經石渠虎觀稱制臨決而卒莫能一也夫儒者之用於世若永平閒稱極盛矣其時公卿大夫皆經術之士其以經名專家者輒衣鉢相傳以取富貴明帝爲太子受經於桓榮及卽位尊以師禮榮官太常乘輿幸其府令榮坐東南設几杖會百官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稱太師榮有疾使者存問相望於道及疾篤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封關內侯食邑

至五千戶其尊禮如此然求其所得不過正坐自講
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環橋門觀聽者以萬數如
斯而已以此爲太平美觀夸示衆庶則可耳曾是以
爲帝王之學哉明帝慧敏得之天資然褊急自用好
伺察陰過無寬洪之度榮不能出一言相規而天竺
西來實自帝始不知於二帝三王君臣父子何所取
諸也榮初受歐陽尙書於朱普章句四十萬言及榮
入授顯宗減爲二十三萬言其子郁後亦官太常歷
授章和二帝經復刪定爲十二萬言由是尙書有桓
氏大小太常章句父子迭爲帝師恩寵無比前後賞
賜以數千萬計方新莽時天下大亂榮抱經書逃竄

遷徙而講誦不輟年六十餘始蒙拔擢其於講授不謂無功非若後世鹵莽滅裂售偽以欺人者第其所見止此謂師道在講授而已不復知有陶鎔德性躬行力踐修己以及人之道此在經生常習不足爲怪所惜者以高行美名爲帝王師而所得僅如此將聖賢經籍祇以共揮塵高談之資使後世譏儒術之迂空言相尙而無益於國家可爲三歎耳東漢尙節義其時學士大夫以節義自勵者固多豈廢章句哉但當於章句中求節義毋舍節義而求章句也舍節義而求章句則失之矣

司空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父鄴成哀閒爲涼州刺

史林少好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王莽敗羣盜大起林與弟成將幼弱俱客河西隗囂素聞林名深相敬待林以囂有異志雖寄其地不受其粟常鬱鬱不樂未幾因疾告去囂意雖相望且欲優容之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所志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嘆曰此義士也我雖小人何忍殺君子因亡去光武聞林還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車馬衣被時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皆長於古學及見林更相推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遂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

書古文尙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不暫捨出以示宏
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
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
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自是古文遂行遷大司徒司
直十一年罷司直官遷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周密
敬慎選舉稱平郎官有好學者輒誘進之訓以經義講論
不倦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律
輕故姦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議林奏曰
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
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
禮有恥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大

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爲圓斲雕爲樸蠲除苛政更立
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
詆欺無限果桃李茹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妨於義以爲
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
下相遁爲敝彌深臣愚以爲宜從舊制帝從之以皇太子
彊讓位求退封東海王特重選官屬以林爲王傅明年代
丁恭爲少府二十二年復爲光祿勳進大司空卒

新室之亂林與鄭興同客於隗囂林簪蒿席草不食
其粟興雖恥爲囂屈數以大義相規所惜者受其禮
秩不能無遺憾也幸其時囂未決計方遣子入侍興
得婉切求歸耳設叛志早決將如之何其視林之皦

然不滓高出數等矣故去就大節君子必慎之於微而辨之於早也林歸漢之明年大議郊祀羣臣多以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衆議僉同帝亦然之林獨以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堯遠乎漢人不曉信詔從林議宋羅長源謂聖人之德盛而不衰漢繼堯祚火德相承非林所知此路史好奇之過按堯之後在夏時有封於留者爲留氏累是也及周適晉者爲士氏士會適秦復歸晉其留秦者爲留氏又十世而徙魏爲大夫子始居沛以其留秦故爲留氏而左氏請其處者爲劉氏先儒以士會之孥在秦不顯而傳特言之或別有指而劉氏從秦徙魏原出劉

累插注此語疑漢人附會明帝時賈逵上疏謂左氏
獨有明文証劉氏爲堯後議者以逵附讖爲媚也夫
功大者及遠王者禘始祖之所自出固不以世數之
遠爲拘封國受氏之始此諸侯大夫之祀不可以例
天子獨是自唐至累已有不得其詳者况適晉適秦
適魏適沛其與商周契稷世代相承非可比也故林
持論自是儒者正議唐時彭城劉知幾亦漢裔也特
精史學謂漢出陸終氏非堯後云

司農鄭衆字仲師河南開封人父興少學公羊春秋晚善
左氏傳積精深思同學者皆師之天鳳中從劉歆講正大
義撰條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歷更始立興說先入關中

以繫人心拜建議大夫使安集關西諸州還拜涼州刺史
坐事免值赤眉入關東道不通迺西歸隗囂囂虛心禮請
而興恥爲之屈常稱疾不起囂欲自立爲王興止之又欲
廣置職位以自尊興復說曰夫中郎將大中大夫使持節
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
假人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無益於實有損
於名非尊上之意及囂遣子恂入侍將行興因恂求歸葬
囂不聽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囂曰前遭赤眉之亂
以將軍僚舊故歸身明德幸蒙大恩得存性命興聞事親
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今爲父母未葬
請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停留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囂

意不許興請質留妻子獨自歸葬囂不得已乃聽與妻子
東歸侍御史杜林薦興執義堅固拜大中大夫時建武六
年也明年三月晦日食興以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
日食多在於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
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率
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罰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
柔克之政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興曰臣不
爲讖帝怒曰卿之不爲讖非之耶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
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
溫雅然以不善讖故不能任衆年十二傳父學精研左氏
春秋兼通易詩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

將梁松以縑帛聘欲爲通議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辭不受松復風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奇之不強也及梁氏敗賓客多坐惟衆不染於辭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復留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顯宗命衆持節至北庭匈奴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怒圍守以脅之衆拔刀自誓單于迺止發使隨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衆以爲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將揚漢和親夸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旣到便偃蹇自

信若復遣之彼必自謂得謀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臣
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
見陵折帝不聽衆不得已旣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
責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言者謂衆出使不辱識國體迺
復召爲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燉煌拜
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巳校尉衆發兵救
之遷武威太守謹脩邊備敵不敢犯遷左馮翊有治聲建
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衆以爲
不可詔數切責執之不移在位以清正稱衆與父興俱好
古學尤明左氏周官學者宗之而賈逵亦自傳其父業故
有鄭賈之學衆常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於官時

廣信陳元亦通左氏學元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
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少傳父業爲之訓詁銳精覃
思以父任爲郎建武初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
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以左氏淺末不宜立元乃詣
闕上書謂邱明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今論
者沈溺所習固執舊聞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排毀竊
見升等所駁左氏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媿黷微辭以年
數小差掇爲巨謬遺脫纖微指爲大尤抉瑕擿釁掩其宏
美所謂小辨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以先帝不以左
氏爲經故不置博士臣愚以爲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
相因宜建立左氏汰學者之惑使後進無復狐疑書奏下

其議升復與元相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左氏之立
自元始以才高著名辟司空府時大司農江馮上言令司
隸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疏以爲師臣者帝賓臣
者霸自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故奪公
輔之任損宰相之權網密法峻卒爲世戮故人君患在自
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
名帝從之再辟司徒府數陳當世便事郊廟之禮帝不能
用以病去卒於家廣信今廣東封川縣漢時屬蒼梧郡元
字長孫子堅卿有文章

西漢所謂郊祀蓋襲秦制而雜以方士之說曰太一
曰五帝皆謂之郊史遷作封禪書所序者雜以秦漢

閒不經之祠至班氏則直名其書曰郊祀志蓋漢世
之所謂郊祀者祀太一五帝於是以天爲有六以祀
六帝爲郊自遷固以來議論相襲其說皆起於讖書
故光武論郊祀曰吾欲以讖決之也光武以名應圖
讖遂崇信讖緯桓君山言讖之非經竄斥以死終漢
之世祀典不正至鄭康成一代大儒其註他經多有
功獨於郊禘亦惑其說以禘爲祭昊天於圜丘以郊
爲祀感生帝感生帝者東方青帝也遂分昊天與感
生帝爲兩等凡祀天處必指以所祀者某帝其所謂
天者非一帝其所謂配天者亦非一祖宗儒謂周禮
說上帝昊天五帝皆是言天帝者氣之主東則謂之

青南則謂之赤而鄭康成以昊天上帝爲北極北極者天之象如太微是帝之庭紫微是帝之居紫微則有太子后妃諸星帝庭則有宰相執法等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草木非地則星象非天天固不可以象求也康成晚出猶且承誤况當其時附會者受賞守正者觸罪乎賈鄭之學並稱於世而賈氏猶有附會之譏唯興父子持正不惑豈不卓然名儒哉仲師剛毅近仁殆過其父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仲師有焉

司徒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父建武初爲武陵太守卒官時恭與弟丕俱幼服喪禮過成人年十五與母弟居太學習魯詩閉戶講誦絕人聞事兄弟俱爲諸儒所稱學士

多歸之恭憐丕少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
不宥應母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教授建初初
丕舉方正恭乃出爲郡吏太傅趙熹聞而辟之肅宗集諸
儒於白虎觀恭特以明經得召與其議熹復舉恭直言待
詔公車拜中牟令以德化民不任刑罰在事三年州郡交
舉會遭母喪去官尋拜侍御史和帝初立議遣將擊匈奴
恭上疏諫以爲數年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
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
天下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也願休罷士卒以順
天心書奏不從然政事有益於人者恭輒上言無所隱諱
以經術特優授魯詩博士從學者日益盛遷侍中數詔讌

見問以得失遷樂安相是時東州多盜諸郡患之恭至重
購賞開恩信其渠帥多降餘黨自相捕擊盡平之州郡以
安永元九年徵爲議郎拜侍中遷光祿勳選舉清平京師
貴戚莫能枉其正十二年進司徒坐事策免殤帝卽位授
長樂衛尉永初元年復爲司徒初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
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爲政因此遂盛夏斷獄恭以舊
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案易
五月始用事經曰后以施令告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
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行者尙止之况於逮召
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
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

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又
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人傷於疫夫
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以
爲今孟夏之令可從古制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爲斷以
順時節育成萬物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論
者互多駁異鄧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恭復言王者之作
因時爲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
令冀承天心然從變改以來年歲不熟人不乂安小吏不
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重罪雖有疑獄不復讞正卽
寘之法一夫吁嗟王道爲虧况於衆乎易十二月君子以
議獄緩死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

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故事後率施行恭再在
公府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大姓或
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
生有不鄉舉者乎終無所言恭性謙退奏議必依經術潛
裨政治者多然不欲自顯故不以剛直稱三年以考病策
罷六年年八十一卒於家丕字叔陵性尤沈深好學杜絕
交遊不答候問之禮士友常以此短之丕不顧也兼通五
經以魯詩尚書教授歸郡爲督郵功曹所事之將無不師
友待之舉賢良方正除議郎遷新野令視事期年州課第
一擢青州刺史坐事下司寇論元和元年徵拜趙相就學
者常百餘人關東稱曰五經復興魯叔陵趙王商嘗欲避

疾便時移入學宮不止不聽王乃上疏自言詔書下不
奏曰臣聞禮諸侯薨於路寢大夫卒於嫡室死生有命未
有逃避之典也學宮傳五帝之道修先王禮樂教化之處
王欲廢塞以廣游讌事不可聽詔從不言其後帝巡狩之
趙特被引見難問經傳永元二年遷東郡太守不治二郡
皆有善政遷陳留坐稟貧人不實徵司寇論十一年遷中
散大夫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不與侍中賈逵尙書令黃
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不說遷侍中免永初二年詔公卿舉
儒術篤學者大將軍鄧騭舉不復官侍中左中郎將再爲
三老

月令一書其源出於夏小正及管子幼官至呂不韋

祖其意述爲十二篇而漢儒輯之以入禮記蓋古帝
王發政施令之大畧猶有存者唐柳氏駁之以爲瞽
史之說而宋儒胡致堂謂禮記必去不韋之月令始
可謂之經然則非惡月令也惡其出於不韋耳不韋
著書食客數千人其時去古未遠豈無博物多聞粗
識先王之制者而必以人廢言何也蓋帝王出治莫
重於因天乘時陰陽五行人物同此氣機有感必應
故星日雨露之變昆蟲草木之化聖人則之四時五
行相配而施其教令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相循而
類其物宜變不虛生必以類應祥不虛至亦必以類
應以人事協天意驗其休咎而修省隨之古帝王所

爲奉若天道也然人事邇天道遠固亦有效有不效
一言而熒惑徙三日而祥桑枯金滕啓而反風孝婦
祭而雨至此其效者也協和遍萬邦而九載有橫流
之水聖德育萬物而西狩有遭殺之麟此未必效者
也以不必效者聽之天以必效者信之天而亦不責
報於天此君子之所以盡人事也是故四維張綱紀
肅以實心行實政不必景星慶雲黃龍朱草之日陳
而識者知其必興苟墮其紀綱廢棄四維徒潤色文
具而無忠厚惻怛之意則雖寶鼎神書纖緯符瑞之
屢進而識者知其必敗所以五行災異不可謂無而
修德爲要修德所以憲天此自然之理也西漢時黃

霸治郡多善政嘗受書於夏侯勝在獄中猶講誦不
輟號爲名儒及爲相以孝宣好祥瑞指鷓鴣雀爲神雀
爲張敞所譏聲名頓減建武中劉昆爲江陵令反風
息火後爲宏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徵而問之昆
對曰偶然耳帝稱爲長者之言予謂昆非獨長者之
言正有道之言大凡祥瑞感應皆偶然事不可據以
爲常故君子不道也魯公謙退寬厚有西漢儒者之
風初任中牟令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雉
馴而不驚童子以其方籬不捕稱爲三異政哀平閒
宛人卓茂寬仁恬淡爲密令密人愛之光武聘拜太
傅故後世言循吏者必曰卓魯劉昆字桓公習禮易

正學紀卷二
三
知音樂教授弟子行射禮王莽繫之於獄莽敗得免
自江陵入授太子諸王經有功皆儒者中循吏也

尚書盧植字子幹涿人少事馬融通古今學研精沈思不
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融
心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嘗懷濟世志
時皇后父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
爵植以武素有名譽乃獻書規之曰春秋之義王后無嗣
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卜今同宗相後披圖按牒以
次建之何勲之有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仍
求外嗣四方未寧盜賊伺隙將有楚人脅比尹氏立朝之
變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簡其良

能隨用爵之強幹弱枝之道也武並不能用州郡數命皆
不就建寧中始就徵爲博士作尙書章句三禮解詁熹平
四年始立太學五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上書曰臣少從通
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臣
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紕謬敢率愚淺爲之解詁而家乏無
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
心研精合上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
古文蝌蚪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班
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
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
聖意未行拜廬江太守歲餘徵拜議郎與蔡邕等校中書

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帝以非急務轉侍中遷尙書光和元年日食上封事曰臣聞五行傳日晦而月見謂之眇王侯其舒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位移時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閒者日食自已過午既食之後雲霧晦曖比年地震彗孛互見臣按此變皆陽失陰侵消禦灾凶宜有其道謹畧陳八事一曰用良宜使州郡覈舉賢良隨方委用責求選舉二曰原禁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宜加赦恕申宥回枉三曰禦癘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於此宜敕收拾以安遊魂四曰備寇侯王之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使給足以防未然五曰脩禮應徵有道之人若鄭康成之徒

陳明洪範禳服災咎六曰遵堯今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
依黜陟以彰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七曰御下請謁希
爵一宜禁塞遷舉之事責成主者八曰散利天子之體理
無私積宜宏大務蠲畧細微帝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
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角走
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
詣軍覘賊形勢或勸植賂豐植不從豐還譖於帝曰廣宗
之賊易破耳如盧中郎固壘不出何帝怒檻車徵還減死
罪一等及車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師方畧
嵩資其謀得以成功以是年復爲尙書六年四月帝崩大
將軍何進謀誅中官恐太后不從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懼

太后植知卓兇悍難制必生後患力止不聽八月中常侍張讓段珪等殺何進進部曲將吳匡虎賁中郎將袁術將兵攻宮門門閉因縱火燒南宮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因劫太后少帝及陳留王從複道走北宮植執戟於閣道窗下仰數段珪珪等懼乃釋太后后投閣得免司隸校尉袁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盡殺之因進兵攻省內張讓段珪等脅少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奔小平津公卿並出平樂觀無得從者唯植夜馳河上王允遣河南中部掾閔貢隨植後貢至手劔斬數人餘皆投河而死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少帝董卓將兵卒至少帝見卓恐怖涕泣卓與言不能爲辭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

卓以王爲賢且爲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有廢
立意旣還宮九月乃大會百僚於朝卓奮首言曰皇帝闇
弱不可以奉宗廟爲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
陳留王如何公卿以下莫敢對卓又抗言曰昔霍光定策
延年按劔有敢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之坐者震動植獨進
曰昔太甲旣立不明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
富於春秋行無失德何得以前事比也卓大怒罷會將殺
植議郎彭伯諫卓曰盧尙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
之天下震怖蔡邕亦力諫乃止以老病求歸懼不免乃詭
道從輶轅出卓果使人追之不及而返遂隱於山谷謝絕
人事初平三年卒敕其子儉葬建安中曹操北討柳城過

涿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春秋之義賢者之後宜有殊禮亟遣丞掾除其墳墓存其子孫以彰厥德焉子毓知名

范氏曰風霜以別草木之性危亂而見貞良之節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夫蠶蠶起懷雷霆駭耳雖賁育荆諸之倫未有不允豫奪常者也當植抽戈嚴閣之下追帝河津之間排戈刃赴戕折豈先計哉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自廉恥道喪士節不立高爵厚祿處之泰然一旦有急委而去之曰吾見幾也此與於貪庸誤國之甚者也安帝時宏農楊震稱關西孔子屢召不出永寧延光中仕至太尉時

安帝乳母王聖出入宮掖傳通姦賂中常侍樊豐等更相扇動震連上書力斥不省固爭之言愈激帝漸不能平竟爲豐等所譖遣歸本郡震以身位宰相繫國安危恥爲小人所勝忿恨不已飲酖自殺天下傷之楊公之死倘亦屈子之忠忠而過者乎其在周易楊公爲坤之上六陰居極盛陽不能勝而必欲戰之故有道窮之傷而盧公則需於血而出者也雖然公之陷險無所庸於需也遑問出不出哉使盧公不幸而死於卓亦義命之正不得以見幾之說律盧公也盧公以禮記回冗欲發其謬其學識固在二戴之上史稱其研精沈思不守章句亦善言公之學從來泥

於章句者必不宥精思其研精沈思者必不宥株守章句此又不可不知也

太常趙岐邠卿者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以避難故自更名字以故土名示不忘本也少明經多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嘗鄙之不與相見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得重疾臥蓐七年乃瘳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爲親行服朝廷從之梁冀欲引用之爲陳損益求賢之策冀不納舉理劇爲皮氏長抑強討姦大興學校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岐恥疾宦官卽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以爲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珪爲京兆虎

牙都尉郡人以玳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從兄襲又數爲
貶議玳深毒恨延熹元年玳爲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
子戩避地他鄉玳果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
遂逃難四方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安邱孫嵩義烈士
也適市見岐知非常人密詢其名載與俱歸藏複壁中數
年諸唐死因赦乃出二府聞之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
胡廣之命值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公卿舉岐擢并州刺史
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官因譔次所奏以
爲禦寇論使當事者得以考焉是時綱維不攝閹豎擅權
岐憂憤不已擬前代連珠之書四十章上之以諷留中不
出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

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徵岐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溫
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別屯安定大將軍何進舉爲燉煌太
守行至襄武岐與新除太守數人俱爲賊邊章所執賊欲
脅以爲帥岐詭辭行免展轉還長安及獻帝西都復拜議
郎稍遷太僕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爲
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
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
冀州紹及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
恩德宜罷兵安人之道又移書公孫瓚爲言利害紹等各
引兵去皆與岐期會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
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岐會帝當還洛

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岐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
有荊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阯年穀獨登兵民差
全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使自
將兵入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王室此安上救人
之策也承乃表遣岐使荊州督租糧岐至劉表卽遣兵詣
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亦寓於表表
不爲禮岐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爲青州刺史而表終欲
自保荊州不至洛陽岐亦老且病矣遂留荊州曹操爲司
空舉岐自代光祿勳桓典少府孔融皆上書薦之於是就
拜岐爲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岐素負氣節以伊呂
自期雖擯棄淪落而志不衰值朝廷喪亂不憚艱險抱志

莫遂識者悼焉所著三輔決錄及注孟子其敘曰孟子以
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不肖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
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於是退而論集所與弟子難
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又
有外書四篇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正
本後世依倣而作者也孝文時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
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然儒者治經無不兼通論
語孝經者而獨遺孟氏前史藝文志俱以論語入經類孟
子入子書儒家類自唐楊綰議以孝經論語孟子爲一經
懿宗時皮日休上疏請以孟子列學科皆不行至宋儒謂
孔孟二書常相表裏始以論孟同列於經而岐獨尊信孟

子深嗜篤好作章旨註解析爲十四篇後之釋孟氏者以
趙注爲本云

豫章羅氏謂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
三國人才可與權權惟諸葛孔明足以當之予觀漢
末人才如趙臺卿者其匡扶漢室鞠躬盡瘁之志亦
何減武侯而品評者顧未及之豈以其皇皇危亂之
朝不潔身遠引而功卒不就遂以成敗論人哉孔子
大聖不辭公山佛肸矣聖門諸賢多仕三桓之家矣
梁冀當國知辟岐而岐不爲冀用李傕專政能使岐
而岐不爲傕用岐爲漢用者也自宦官董卓相繼斬
刈王室一時名賢駢首受戮岐出九死之中而不宥

自惜爲榮名乎爲厚祿乎忠愛之心迫於中不能自
已耳土崩瓦解蛇豕憑陵公卿無倚仗之人天子無
駐足之地使岐策得行曹袁公孫奔問洛陽未知果
能和衷以濟國否使劉表董承夾衛朝廷未知遂能
安攘以定傾否然成敗利鈍不可逆觀盡吾心焉至
不可爲則天也此公之所自許者也當岐之時黨錮
諸賢出者以搏擊爲匡救戰血元黃處者以激揚維
國是非許公卿居於無自容之地遂成不兩立之勢
善類云亡邦國殄瘁其高者則郭有道明哲保身徐
姜申屠遯世絕跡求如武子之愚不可及者蓋自少
矣大抵士生亂世多樂言求志而憚於行義隱則縱

無短長可以養高行則成敗在指顧安危在俄頃心力告瘁智勇俱困故爲徐姜申屠諸君易爲盧趙諸公難夫子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謂士君子非世祿之家可以自擇去就故度德而處量力而行耳漢有天下四百年士子世食國恩少壯登朝一旦危亂起而持之分也志士固爲其難者於盧趙諸公何訾哉 漢末盛名之士與陳蕃竇武稱三君者曰劉淑淑明五經講授生徒累辟不就後敦逼不已出爲侍中虎賁中郎將以宦官權重將爲國患遂上疏極言之竟爲王甫所譖與於陳竇之難 其隱居不仕爲當時所推者則黃徵君憲見

稱於袁閬荀淑陳仲舉郭林宗至以方顏子宋儒亦
謂叔度學充其德雖顏子可至叔度言論風旨史氏
已謂無所表見後世何從知之意賢者所稱固非虛
語乎然未可以揣度爲定評也世所傳天祿閣外史
爲叔度所著其文淺近似有所摹倣而作所紀誅司
馬龍及諫楚王刖野女事恐屬寓言正贗固未可信
延叔堅篤從學馬融論解經傳多所駁正桓帝時
徵拜侍中數問政事動依典義徙京兆尹有德於民
以梁冀遣客齎書貨牛黃收客殺之剛方之過亦與
元禮孟博諸公等至若李固杜喬二公之忠言直節
吳季英陳仲弓之德量寬厚皆當世大賢其於聖經

賢傳自有深得而生平從學授經述聖明道之事史氏不載至於大節則人皆知之矣故皆不及論著也建安中徐幹偉長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武特旌命之辭不就復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逡巡濁世得去就之大節而魏志畧其行不爲立傳而附王仲宣傳中豈不失輕重之衡乎幹中論二十篇考衷六藝粹然儒者之言而辭氣冲純雅淡絕無文舉孔璋靡麗習氣讀其文可以知其人矣其論學曰學者大義爲先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矜於訓詁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

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焉 肅宗朝安定
李恂以韓詩教授仕至張掖太守守正不阿爲竇憲
所奏免復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諸國侍子賈胡
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染及解官徒
步歸鄉里結草爲廬與諸生講誦其中織席自給嘗
詣洛陽值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各遣子饋糧悉
辭不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自資儒林中廉節
士也

徵君鄭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受業太學師事京兆第五元
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
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以山東無足

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馬融融素驕貴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康成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使高業弟子傳授而已及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康成善算乃召見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遊學十餘年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迺作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其名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共相迫脅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侍甚優康成不受朝服以幅巾見一宿逃

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
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相推敬屣履造
門告高密縣爲特立一鄉曰鄭公鄉廣開門衢令容高車
號爲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爲趙相道斷不至會
黃巾寇青部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
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皆下拜相約不
敢入縣境後疾篤以書戒子曰吾家舊貧去厮役之吏遊
學周秦幽并兗豫之域博稽六藝粗覽傳記年過四十歸
鄉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闔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
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
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

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
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
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戚之
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常扶杖出門乎咨爾熒熒一身
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
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
於所生可不深念耶袁紹在冀州時大會賓客遣使邀康
成延升上座紹客多豪傑見康成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
設異端百家互起依方答辨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
嗟服時汝南應劭亦在紹座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
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康成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

正學統卷二
三

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舉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大司農以病自乞還家五年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纒經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所著周易尙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尙書大傳中候乾象厯又著天文七政論魯論禘祫議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

東漢儒者若鄭仲師盧子幹鄭康成皆經唐世論定從祀孔廡至有明而罷予觀明臣所上考正祀典議駁盧鄭諸公曰所行未能窺聖門所著未能發聖學又曰造詣未純夫以三君子高潔之操正大之行剛

方之節皎然與日月爭光任吹索其過而不可得而
必曲爲詆曰造詣未純吾不知其所造尙詣而自視
爲何等哉又曰漢人之書行於唐故唐記之今當理
學著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
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哉噫何言
之易也天下始事者難爲功繼起者易爲力草創者
不無艱苦窒礙之嫌而潤色者每多文從字順之美
六經初出未有他書以証其是非訛缺參半歷時旣
久諸儒互相辨難講習日精而古人簡書時出於山
崖屋壁之間學者得之以考異同而後粗得聖人遺
意所以漢代諸經其後出者其所傳特盛况當宋儒

爬羅剔抉之後乎譬之飲食古人鑽燧取火以制烹
飪今則調其甘旨也譬之居處古人上棟下宇以制
宮室今則加之磨礱也享其逸而忘其勞以爲古人
不今若也是何言之易也嘗試就古文辭揣之古人
意深後人意淺古人心樸後人心巧深而樸近厚淺
而巧近薄周漢唐宋遞降而下趨薄則易而返厚則
難雖有作者亦不能自主至於說經何獨不然夫漢
人於經不可謂不精矣其篤信謹守終身所行皆印
證而出原不以章句傳其著章句者特爲教授講習
而設後來日增月盛家自爲說遂不無牴牾非若近
世注疏大備而故添足續鳧也故謂漢儒解經不如

宋人之條達疏暢則可謂漢儒窮經總無見於聖人之道則不可夫聖人之道見於六經者易爲始易之道其廣大無所不包其精微無所不入學之者各因其分量之所至惟聖人惟能會其全造其極賢智以下或得其偏或得其淺淺者多拘於迹象而偏者或索之元虛均之說經也其所造異耳濂溪周子太極圖易學也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道之始也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自天而之人者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之與人合者也其於天人之理盡是矣易言四象八卦而不言五行五行象也物生

而後有象有象然後有數故五行不外陰陽而陰陽
實包五行濂溪以五行言陰陽故曰陽變陰合而生
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其實卽陰陽耳故
又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聖人定之以中
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而天人之理亦盡是矣五
季之亂儒術淪喪閒有讀書談道之士亦老死巖穴
世莫之知宋興陳希夷之易傳於种放放傳於穆脩
其道大行士之志於古學如尹師魯李挺之之徒皆
翕然宗之大抵厭晉唐訓詁之淺而深求原本亦士
習固然邵堯夫亦希夷易也故朱漢上謂太極圖出
於穆伯長張南軒謂濂溪始學希夷胡五峯則謂周

子於种穆之易特其學之一師前賢實得非後人所
能盡知然孔子固嘗問禮於老聃矣雖生知聖人未
嘗諱言師也無極之說出於老聃宋儒謂老子說無
極與周子不同有理氣之異夫說何必不同所造不
同耳老子曰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
德不忒復歸於無極豈專言氣哉氣亦理也理亦氣
也康節之易得之希夷故長於數數亦理也理亦數
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何必不言數舍氣則理無所
寓何必不言氣第孔子問學老聃天下後世終不以
孔子之學爲老聃之學謂太極圖創於希夷天下後
世亦終不以周子之學爲希夷之學其所造者異也

是故謂漢唐諸儒於天人合一之理無如周子圖說之深切著明者則可謂千年以來不知有太極陰陽五行之說則不可蓋學士家聰明才辨有能有不能有知之而不欲言者矣或欲言而又不工於言者矣其湮沒不傳者不知其幾又孰從而較其長短精粗而上下之哉漢世一經有數家之學意指各殊歷時既久爲說益繁故康成刪述之功在漢世洵爲集羣儒之大成者不可沒也宋林希謂聖人之教尤備於禮自堯舜以來積於三代周之所以爲周者守此也秦火其書殘闕朽蠹及得鄭注精微通透鉤聯瀆會其於法制更爲章明故古經益以明而學者識爲人

之道者漢諸儒之功而成之者鄭氏也范史亦曰秦
火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脩藝文及東京學者
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互相詭激遂令經
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繁多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
而莫正康成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漏
失自是學者畧知所歸云

長史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幼孤家貧鄰有書舍原
每過其傍而泣師問之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就學
者必皆有父兄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故中心惻
然耳師哀其言令就書一冬之間熟誦數經童齒之中舉
動不苟及長欲遠遊問學因詣安邱孫崧崧曰君鄉里鄭

君學覽古今博聞強識鉤深致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爲東家邱者也原曰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崧謝曰兗豫之士吾多所識未有若君者當以書相分原重其意難辭之持書而別原心以爲求師啓學志高者通非若交遊待分而成也書何爲哉乃藏書於家徒步負笈以行所過通儒賢士無不親造請益若陳留韓子助潁川陳仲弓汝南范孟博涿郡盧子幹皆師長事之原素善飲自行後八九年酒不入口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非不能飲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爲諸

公一飲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歸乃以書還孫崧原與
管寧友善俱以操尙稱州府辟命皆不就時朝綱廢弛政
以賄成國事漸不可爲及黃巾起原將家屬入海往鬱洲
山中郡舉有道不至北海孔融以書喻原曰修性保正清
虛守高危邦不入久潛樂土王室多難西遷鎬京聖朝勞
謙疇咨雋乂我祖求定策命懇惻國之將隕嫠不恤緯家
之將亡緹縈跋涉彼匹婦也猶執此義實望根矩仁爲己
任受手援溺振民於難乃或晏晏居息莫我宥顧謂之君
子固如此乎原以黃巾方盛遂適遼東時同郡劉政有勇
畧雄氣遼東太守公孫度畏惡欲殺之盡收捕其家政得
脫度告州縣敢有藏政者與同罪政窘急往投原原匿之

月餘值東萊太史慈當歸原因以政付之既而謂度曰將
軍前日欲殺劉政以其有智恐爲己害也今政已免智將
用矣尙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無重怨度乃出之原又資
送政家皆得歸故郡原在遼東一年中游學之士往歸原
居者數百家教授之聲不絕時管寧亦適遼東廬於山谷
每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
者無見也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
成德言非其時乃招禍之道也密勸原歸原亦以公孫度
非可依者乃遁還南行已數日度始覺知原之不可復追
也因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鷓鴣之網所能羅又吾自
遣之勿復求也既歸國益講述禮樂吟諷詩書門徒數百

服道者數十人是時鄭康成以博學洽聞注解典籍故儒
雅之士集焉原以行高志遠口無擇言心無擇行故英偉
之士向焉於是海內清議謂青州有邴鄭之學時曹操爲
司空建安十五年初置徵事官二人重其選乃辟原補徵
事特加敬禮原雖在軍署常以疾病高枕里巷終不當事
又希會見操子丕爲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賓客如雲而
原獨守正持常操微使人從容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
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操乃以原爲五官長史令
曰子弱不才懼其難正故欲相屈以匡勵之原閉門自守
非公事不出初原與管寧俱客遼東原先歸曹氏專僭與
所期不合故不與其事未幾卒後十餘歲遼東亂寧始歸

正學編卷二
三
是時黃初四年丕已篡漢矣寧遂終身不仕云

世知宋有朱陸之學而不知漢世已有邴鄭之學方
原志學以來未經師授時康成博貫經籍爲學者宗
原獨不以爲然其識見自別真是陸子靜王陽明一
流人物其言曰志高者通無事於書卽虛靈之中萬
理畢具之說也及學成之後歸與門徒吟諷詩書講
述禮樂是先涵養德性而後證以問學也其時道學
之名未立故史紀言行亦不知其得力之所在要之
高明沈潛出於性稟不可強而同是以聖人設教因
人而施其於及門諸賢講授啓發無拘於一說者此
自定論非爲二家作調停語也此意不明遂使分門

別戶爭辨數百載而不決豈不固哉考亭有言海內
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陸氏之頓
悟流於禪永康之事功流於霸後世尊奉考亭遂不
敢復進二子其意以爲不排二子則非朱氏之徒故
如此其不遺餘力也蓋亦誤矣朱子與同甫漢唐之
辨謂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古今王霸之迹但反
之於吾心義利邪正之閒若以漢祖唐宗建立國家
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
非但取獲禽而不羞詭遇也千五百年之閒正坐如
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而堯舜三王周公
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下此探本窮源

之論也然其說不始於同甫邵子皇極經世論之已
詳自皇帝王霸以至漢唐遞降而下賢人君子生於
其閒亦祇因時補苴此關乎氣運不得不然同甫所
取亦不得中行而思狂狷之意若執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說例漢唐誠非所當若以漢
祖唐宗夷吾景畧之事盡出於利而不出於義出於
人欲而不出於天理則天理之在人心未嘗一日而
息義之在天下未嘗一日而亡使一切自私自利出
於人欲之私恐未可以建立國家而傳世久遠至欲
堯舜三王周孔之道行於天下則徒善不足以爲政
必分井田設封建立學校制世祿鄉舉里選寓兵於

農一切近世之法皆改絃而張之顛趾而出之而後
漸之以仁摩之以義遲之又久乃可以成功自漢以
來所謂先王治典廢棄殆盡禁令繁冗彼此牽絆官
吏傳舍朝成夕易而欲舉三代之政是却行而求前
也若以堯舜三王周孔之道不行於天下遂謂時不
可爲則是三代而下無可仕之時也學者當以聖人
爲歸紫陽屬望同甫意正如此而後世薄視漢唐舉
事功爲粗迹而陋之使空言無裨議論多而成功少
皆自此始矣則不若引而近之也至於陸氏固深知
聖道者其性近於高明而紫陽亦未嘗深非之其與
吳茂實書云陸子壽兄弟先於性情持守上用力此

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於怪異若去其所短集其所長自不害爲入德之門答滕德章云陸丈教人收斂學者散亂身心甚有功然講學趨向亦不可緩要當兩進乃佳答項平父云自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問學上多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肖放下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此自平心公論何嘗有柄鑿冰炭不相入

之說哉世傳朱子與子靜子壽會於鵝湖論學子壽
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
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
微轉陸沈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於今子靜
詩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
滄溟水卷石崇成太華岑簡易工夫終久大支離事
業竟浮沈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只今朱子
和云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
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
養轉深沈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閒有古今不合
而歸其後二家門人遂互相譏訾云明儒羅整菴曰

良知是所得於天虛靈不昧大學所謂明德中庸所謂天命之性畢竟是前一著宋明儒者千言萬語皆是辨此一則尊奉良知從事於易簡一則窮究物理博通於典訓本領不同去取各異知尊良知而未嘗不廣之於學窮究物理必本於天性之自然則得之矣若論子靜之純潔精明非不學而冥行者此不待辨至如宋室諸儒聰明才力不逮同甫者何限紫陽以其賢智之過故亟欲商證不知後之附和者借爲黨同伐異之階也昔子張之高子夏之固子路之喭曾皙之狂子羔之愚原思之狷夫子皆深取之而獨惡鄉原以爲似是而非近世論儒但取其似而已聖

人復起吾不知其所取者何等也

諸葛武侯名亮字孔明瑯琊人司隸校尉豐之後父珪官郡丞早卒亮從從父往荊州結草廬於南陽躬耕隴畝時爲梁甫吟抱鄴長嘯自比管樂與潁川徐庶同學獨觀大意人莫之識也劉備屯新野徐庶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備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屏左右請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至於今日君謂計將安出亮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今曹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江東已歷三世國險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

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主。將軍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外和戎越，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稱善，會劉表卒，曹操兵下，表子琮迎降。備在樊聞之，率衆南行，亮與徐庶從，操兵追及，獲庶，母庶辭備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失老母。」

方寸亂矣請從此別遂詣操備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據柴桑亮往說之權乃遣周瑜將水軍三萬與備并力敗操於赤壁備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備使擊張魯備自葭萌還攻璋益州下署亮左將軍府事二十六年曹氏篡漢羣下勸備稱尊號未許亮曰昔王莽之亂吳漢耿弇等勸世祖早卽帝位世祖初不從後卒許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裔紹世而起正其宜也備乃稱帝策亮丞相錄尚書事假節章武二年先主備東征孫權敗績駐永安宮病篤召亮屬以後事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終定大事

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泣涕曰臣敢
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建興元年封武鄉
侯開府治事兼領益州牧脩政立法蜀人大和務農殖穀
閉關息民遣使脩好於吳三年春以南蠻屢叛率衆南征
生致蠻帥孟獲使觀營陣而縱之更戰七縱七擒復遣去
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南中平悉收其俊傑爲官
屬出其丹漆牛馬以給國用五年伐魏上表曰臣亮言先
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
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
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
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

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
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
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
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
愚以爲宮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
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
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
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
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
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尙書長史參軍
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

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
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
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
覆受任敗軍之際奉命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
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
恐託付不効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
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
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
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禱允之任也願
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
之靈責攸之禱允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

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
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於沔陽六年春率諸軍攻
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蜀關中響震魏張郃至
使馬謖督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爲郃所破乃拔
西縣千餘家而還冬復出散關圍陳倉七年攻武都陰平
拔之九年復圍祁山以木牛運司馬懿西屯長安斂兵依
險軍不得交乃還勸農講武息民休士十二年出斜谷以
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懿據渭南常戎服蒞事亮惟乘素
輿葛巾羽扇指揮三軍懿愧歎以爲不可及亮以累年出
兵因糧不繼不能成功乃分兵屯田爲久駐計耕者雜居
渭濱百姓安堵軍無私焉數遣挑戰懿固守不出未幾疾

篤卒於軍年五十四懿按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僅足容棺斂以時服不殉器物諡忠武侯亮之再出師也朝中或有異議乃復上表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不疑也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臨卒遺表曰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盈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嘗訓其子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說者謂武侯雖

天授異才然其綜理精明蓋得之淡泊寧靜中云

程子謂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王佐之才朱子曰張南軒常言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自孟子歿不義利之辨不明於天下董相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功利焉而已唐裴晉公謂武侯精義入神誠則明其推重武侯更爲深至予觀武侯作正議以示魏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秉帝王之勢卒就湯鑊爲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戒在子孫又曰昔世祖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強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

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而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迎驩兜滔天之辭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公之論如此所謂兵以義動卽孔子我戰則克孟子仁者無敵之意論理義不論強弱計道德不計衆寡豈世俗所云智謀術數之區區者哉論者謂吳蜀連和北拒曹操爲三國勝著此特以利害言耳要之篡漢者曹氏非孫氏正名討賊必自魏始此春秋之義也所謂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其一片忠誠出

以浩然正氣而不可遏其視子桓仲達輩何足比數
而華歆王朗猶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何其愚也
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宏至隆中於故宅立碣命太
傅掾韃爲李興爲文畧曰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
靡滯大德不常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驤
摯解褐於三聘尼得招而褰裳夫有知己之主則有
竭命之良英哉吾子獨含天靈何思之深何德之清
昔在顛天有名無迹孰若吾子良籌妙畫臧文旣歿
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徵夷吾反坫樂毅不終
奚比于爾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展蒞事
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蜀民知恥河渭安堵

正學續卷二
匪臯則伊寧比管晏豈徒聖宣慷慨屢嘆惟子之勲
移風來世詠歌餘典懦夫將厲其贊揚盛美惟武侯
足以當之興密之子一名安